

秦腔



贾平凹等／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編
陕西省作家协会

秦腔(一)

贾平凹/等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出版说明

陕西作家实力雄厚,已形成一个较强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根底扎实,文笔酣畅朴实,在文学创作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其大量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不少读者对陕西作家群的全貌却不甚了解。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作家协会选编的《陕西名家作品精选》丛书便是一套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代表性、历史性的陕西作家优秀作品精选集,也是建国以来第一套陕西名家荟萃的文学丛书。

出此丛书,旨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也将陕西当代的著名作家及其优秀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贡献力量。

序

陈忠实

到今年十月，即这一套书面世的时候，陕西省作家协会满四十岁。

按时下的生活新潮，四十周年该当大庆祝。然而我们这里的人，似乎对那种大张旗鼓大吹大响大轰大嗡的庆祝形式缺乏兴趣，便不想随那种厂庆校庆刊庆的热潮而逐流。但确实还是想庆祝一下，毕竟四十年了，很不容易的，于是就策划着用这一套书来作庆祝。

四十不惑。这是说人，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文人会聚的文学团体来说，何尝又不如是。四十年风雨坎坷，四十年大起大落，无论是对于某个单个作家，还是对于这个由作家文人聚集的社会团体，都会有诸多的不惑的警悟。

四十年里，陕西始终作为一个文学大省，两度辉煌，一度暗淡，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以其杰出的小说散文创作辉煌于新中国的文坛。新时期以来，陕西成长起来一支更庞大的中青年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成果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兴趣。最暗淡的日子当属“文革”，从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到编辑和工作人员，全给一锹铲起抛到炼狱里去了。当然，这不单是陕西省作协的个别性灾难，所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然而，在阴霾荡除以后，那些以生命相托于文学的作家又重新集结，那

些把生命理想也寄托于文学的青年作者更加踊跃,真可谓十年悲歌十年生聚,再度辉煌,终于步入这个砸不烂更痴情的文学团体的不惑之年。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一代陕西作家在近几年间进入一种艺术创造的大释放状态,把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展示出来。造成了一个省的文学创作的鼎盛期。这种群体创作的大释放状态肯定还会持续下去,可以期待有大作品问世。

无论老一代作家和这一茬中青年作家,他们的全部创造性劳动成果,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陕西作家的作品带有普遍的地域特色,艺术上也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成为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西部之花。

这三种五本书里选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是四十年来最具成就也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发轫之作。把这三代作家的代表作汇册出版,无疑是可以看作陕西省作协四十年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览,作为我们献给读者的一份礼物,自觉以为是对四十周年的最富诚意的纪念和庆祝。

1994年9月于陕西省作协

目 录

邻居琐事	柳 青 (1)
寄语风陵渡	王汶石 (9)
人生片断	杜鹏程 (14)
雾游黄山	魏钢焰 (23)
接过历史递来的火炬	魏钢焰 (28)
致尕斯库勒湖	李若冰 (32)
莽莽的塔里木河	李若冰 (39)
汽笛·布鞋·红腰带	陈忠实 (45)
秦腔	贾平凹 (51)
闲人	贾平凹 (59)
作家的劳动	路 遥 (64)
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路 遥 (67)
那花那草	侯雁北 (69)
谈蚊	霍松林 (80)
猴年说猫	阎 纲 (88)
一生知己	周 明 (95)
草花	毛 铨 (104)
安塞腰鼓	刘成章 (110)
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	刘成章 (112)
战士、党员、作家——忆柳青	曾 刚 (120)
城南小记	赵 熙 (140)

青豆·瓦罐·月光光	赵 熙 (145)
路遥离去的时刻	晓 雷 (149)
先生朱宝昌	李天芳 (166)
国之门	李天芳 (179)
南方·北方	李佩芝 (186)
笑笑男人	李佩芝 (189)
生命	李佩芝 (191)
水罐	李沙铃 (194)
叔父	李沙铃 (197)
不悔	邹志安 (200)
不应由我写的悼文	京 夫 (205)
闲话搬家	贺抒玉 (214)
陕北论	高建群 (223)
梦里说梦	张子良 (229)
宝槐	李凤杰 (237)
湖畔秋思	赛国政 (243)
阴灯	王晓新 (249)
蒲团	匡 夔 (253)
红豆	田长山 (257)
我与手杖——峨眉山纪事	商子雍 (264)
蝎子的家庭	杨玉坤 (270)
蜀道奇树	王 蓬 (274)
王维的辋川	和 谷 (278)
犁	沙 石 (286)
漠陂秋色	李敬寅 (292)
生命里的小灰兔	张 虹 (299)
白菜曾经没有名字	萧重声 (304)

我为什么没有长高	朱 鸿 (309)
珍惜	徐剑铭 (314)
我的花	袁秋乡 (322)
孩子啊,你还在襁褓中	庞 进 (326)
你听,环佩如乐	孙 珙 (331)
商州媳妇	茅 子 (335)
法门寺游记	白 琳 (342)
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	冯积岐 (347)
一只蜜蜂	周 矢 (352)
秋日随笔(四章)	苑 湖 (357)
流浪与家园	邢小利 (365)
从梦开始(二章)	张艳茜 (372)
树神·神树	张宣强 (379)
梦中·树树柿子红	郭树兴 (384)
祭舅	陈德保 (389)
道士学画	白宝学 (394)
驼背的伯父	薄 厚 (397)
山原的秋魂	银 笙 (401)
嘹声永不消失	史小溪 (408)
走老外爷家	陈乃霞 (413)
虚白室杂记	刁永泉 (419)
西府倩女	汪润林 (423)
夜泊	陈长吟 (427)
您冷吗,祖母	畅 岸 (431)
三个班主任	张国俊 (435)
孤鸟、残垣和雪	张国俊 (440)



柳 青

Liǔ qīng

邻 居 琐 事

【作者简介】柳青,1916年生,陕西吴堡人。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钢墙铁壁》、《创业史》,中篇小说《恨透铁》;散文集《皇甫村三年》、《柳青小说散文集》等。1978年逝世。

村子里到处是柴禾垛的山峰。在巷子里走着,觉得仿佛在什么沟壑里走着似的。留给社里做饲草的好像主峰,分给各户社员的好像是连绵不断的山峦,组成这柴禾的山脉。那些低矮的稻草房和旧瓦房,现在显得更加低矮了。从街巷里走过去,两旁院落里和土场上发出的稻草的清香和玉米秸带着尘土气息的甜味,扑鼻而来,使人时刻感到自然母亲的亲切,如同童年时

代嗅见生身母亲身上发出的熟悉的奶味那样亲切。

春天，你走进村里，可以从农民的脸上看出，谁家有没有吃的；冬天，你走进村里，可以从农家的柴禾垛看出，谁家收入了多少粮食。

在皇甫村，连头发、胡子和眉毛全雪白了的老头郭振瑞，也被 1956 年的社会主义丰收惊呆了。在 1955 年，村里还是许多小的初级社的时候，我曾见过老头蹲在郭家十字街口和人们闲谈，拿他 80 多年的记忆里最难忘的丰收和初级社的稻子、谷子和玉米的收成，一样一样津津有味地比较着；但是在 1956 年，当 500 户的高级社在总共 1383 亩的大面积稻地里达到每亩平均 710 斤的产量的时候，老头沉默了，在他的从清朝光绪初年就开始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一点点类似这样的丰收了。他只说，如果有谁告诉他在旁的什么地方，农业社有这样的收成，他一定认为那是吹牛；但这是他亲眼看见的，在秋收时期，全村所有的土场、街巷和院落，都被打过的和没打过的稻草充满了，甚至有些小路也被堵死了。

在秋收的那些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到村里各处的打稻场上去转。傍晚时分，整天弥漫在村里的扬粮食的尘土没有了，各个场上金黄的稻粒都聚成了堆。女人们放下农具，拍去身上的尘土，回家做晚饭；男人们回去取来口袋在场里分配。我看见稻子刚刚分配过一半多以后，好些人就不再回去取口袋了；他们平素装粮食的器具已经满了，只得将分得的粮食一堆一堆倒在场边的什么角落里，用稻草盖起来，等扎起新的席囤才能拿回家去。我听见越来越多的人在张开口袋，让社干部往里灌分配给他们的粮食的时候连连地说：“太多了，太多了。”好像这不是他们劳动应得的，而是什么人白送给他们的一样。我在这村里住了好几年，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象——白晃晃的“红

心白马牙”玉米棒的辫子挂满了屋前屋后的树杈；因为稻草棚或瓦房的屋檐底下，容纳不下所有分得的玉米棒；至于狭窄的屋里，高贵的麦子和稻子还嫌拥挤，低一等的谷粒只好被堆在土脚地扫干净的一个角落里受委曲，哪里还有可怜的玉米避风雨的空隙呢？

还是在秋收以前，在阴历七月间吧，有一天，我的一个邻居，71岁的老人罗义荣，感慨地对我说：

“我把咱社十个队的庄稼全看了。”

“怎么样呢？”

“我的天呀！”他好像发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激动地大声嚷道，“不得了！娃们务起这么一槎庄稼啊！”

我以为他说的是各队青年试验田。

“不是！”他把脸一抹说，“那算什么？一亩地就算能打上千斤，才是一亩地。不管你碗有多大，一碗饭才够几个人吃？我说的是全社的几千亩庄稼呀！早先，我不信，500多户人家在一块过，能没一段地庄稼长得不好吗？我走呀走呀，今儿走了三里长的稻地，明儿又走五里长的旱地。走到尽头，我心服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咳！”他好像刚刚突然知道似的说：“一个队的稻子，一连片就是一二百亩呀！这是100亩的一片谷子，那是120亩的一片玉米。真是庄稼和海一样，叫人看得忘了回家。我看呀，那些坟里的死人，要是能知道地上头长的是这号子庄稼，都恨不得重新活来过日子哪！”

老头说着，大张开他那没牙齿的嘴巴，仰天翘起白胡髭，大声笑了。然后，他严肃地给我讲解几千亩地的庄稼都一样的意义。他说这高级合作化才使他悟到：从前有多少地由于地主人

的懒惰、疾病或旁的什么缘故而荒芜了，收很少的一点点粮食。他还对我详细讲解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庄稼，歉年是平年、平年是丰收、丰收是大丰收的道理。老头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发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这个奥秘，显得多么振奋啊！

后来有几天，我从家里出去或从外面回家，路过罗义荣的大门外面，看不见他坐在那棵比他还要老的皂角树底下吸旱烟了。一早一晚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端着碗在那皂角树底下聚会，也不见罗义荣老头了。开头，我以为他大约是到他哪个女儿家里转游去了，后来才知道他病倒了。我进他家里去看他，他睡在他独自住的北屋的炕上，见我进屋，他努力用胳膊支着身子坐起，同时在显然有些病态的脸上堆起笑容来。

“我死不了的，”他挺精神地向我招呼着说，“我还没有看见拖拉机种的庄稼，就肯死吗？”

我笑着说：“你病了，还想看拖拉机吗？”

“唔，看不见拖拉机，我是不甘心死的！”他严肃地说。

这个罗义荣老头，棺材已经预备下了，就放在他隔壁的空屋里，但好像是社会主义往这个生命力即将枯竭的干瘦身体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又顽强地活了起来。整个秋收时期，我每天见他混在场里乱杂杂的男女中间，手里不是拿着杈把，就是拿着扫帚，在扬粮食的尘雾里头劳动着。秋收以后，我又见他每天都在他家大门外的土场上编稻草帘子，不管天晴天阴，除非下雪，他总蹲在那里深深地弯着腰劳动。在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总要荣耀地向我报告一下他的新成绩；我知道全社动员老人和妇女打稻草帘子运到西安去卖，是为了换取来年稻地用的化学肥料——硫酸铵、过磷酸钙、福尔马林和小苏打……

丰收不仅使得那些入了社快活的人更带劲了，而且使那些入了社难受的人也带了劲。

我的另一个 53 岁的邻居罗道明，去年冬天入社以后，整整睡了多半年。所有的邻居们都知道他没一点肉体上的疾病，他害的是“心上的病”，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思想病”。人们都说他不需要吃药，“话是开心的药”；但是谁也用话治不了他这“心上的病”，使他下炕来和他的儿子、媳妇一起参加社里的劳动。他栽倒头睡在炕上，起来又抱住头背靠墙壁蹲在炕上，整天整天不出来见见阳光。日子久了，果真脸上带出病容来，脑袋上一个又一个地长疮；这个还没完全好，那个又起来了。

邻居们告诉我，罗道明外号“狠人”。他从前单干时，要在黑得看不见做活的时候，才从地里回家；早晨，他和庭树上的鸟雀一齐开始活动。在冬闲的时候，他做豆腐卖，成半夜价在豆腐磨子上忙碌着，人们总是在被窝里听见他在严寒的外面第一个叫卖的声音。这个“狠人”，在解放以前，只有六七亩地，土地改革给他添补了 5 分地；土改以后这才几年，他的地翻了一番。在宣传总路线的那年冬天，他还以每亩两石大米的价钱买进了 3 亩稻地；1954 年冬天，村里已经办起 5 个小初级社。他又以每亩 60 元的价钱，买进了二亩八分稻地。有人曾经劝他说：

“道明，你真狠！还买地吗？”

“我知道！”他很自信地说，“就是入了社，还不是按劳五二、地四八^①分红吗？地到什么时光都是好东西……”

“还能分几年？地快没事啦！”

“早着哪！”罗道明满不在意地说。

他万万没想到他用血汗钱买来的地，只种了一两年，就全村合作化了。他是全村农民里头最后入社的三户中的一户，是

① 皇甫村的初级社分配比例是劳力占 52%，土地占 48%。

听到社里吸收地主和富农的时候，才着急了起来的。这时候，我已经搬到罗家湾来住了。我看见罗道明从那时起，就不大出门了；他好像一个埋头走路的人一样，被什么沉重的东西照脑袋一下子打闷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的儿子罗聚财到处寻找社干部，整天跟在忙碌的社干部屁股后头，要求入社。

“你爸的思想通了吗？”社干部问。

“通通的了。”罗聚财焦红着脸说，“反正不能让俺人在地主和富农后头。”

“这倒没关系。你爸要是心疼那些地，就不要勉强。”

“不心疼，不勉强。世事到这里了。……”

话虽这么说了，罗道明却一直没参加社里的劳动。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比勤的时候更加狠心的懒人，上茅房的几步路也懒得走，头巾歪了也懒得往正结一结。好像再没心思活下去的样子。有人说，老头用被窝蒙住头哭过，他的儿子和媳妇坚决否认。这话也许有影儿，也许是纯粹猜测着说出来的。

忘记是谁（总是队里的干部）曾表示希望我能劝说劝说罗道明；因为他又糟践自己，又耽误劳动，老这样下去，太不好了。在一个雨后的春天的傍晚，我看见罗道明蹲在大门外土场边上，凝视着下边涨了水的犒河。我走到他跟前，接近他，试图着和他攀谈起来，想转弯抹角地说到他参加劳动的问题上去，想不到刚说了几句闲话，老头站起来，干咳嗽了两声走了，显然是不愿意扯起这层事来。

过了不久，我听人说，罗道明对他的兄弟道清和他的侄子聚成两人在全组挣得工分最多这件事，还是一种嬉笑的态度。说地都归了公了，那些工分票票值得什么呢？有一天，罗义荣老头和两人在皂角树底下闲谈，谈起了这话，说：

“甭看名字占个‘道明’，不通道理。”

“他那些地来的不易。”我倒是有个原谅罗道明，“心疼一些时候，他自然会好的。”

“心疼多少时候？”

“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我用列宁的说法解释，“私有观念从农民头脑里不是一下子能丢掉的。”

罗义荣老头冷笑了笑，说：

“皇上丢了江山，也有他那么难受尽了！”

但是，无论罗义荣老头还是我，都把我们这位邻居估计太落后了。阴历七月间，稻子捞过三次草，旱地上锄了两遍，只等庄稼成熟了收秋的时候，当地农民按照古老的习惯，带着礼物互相探望，叫做过会，如同正月初的那几天一样。罗道明躺倒了半年多以后，眉毛渐渐地松开了，头也渐渐地抬起了。他走了两处亲戚，一次是过锦河到南川去，另一次是翻过神禾堰到北川去。他和罗义荣老头一样，也被“海一样”的庄稼抓住了。所不同的是，他感觉到自己好像不是躺倒了半年多没出门，而是好像出门多年没在村里。他觉得似乎到了什么外国，庄稼不是一小块一小块，而是一大片一大片；连道路也改变了，连渠道和塍坎也改变了，他找不到他走过多年的那条小路了。这给他的教育是任谁谈一百次话也办不到的；因为他虽喜欢土地，而更喜欢庄稼。你见过一个农民在陌生的地方走路时，看见一块好地喜欢得走不开吗？不会的，他只会一边走，一边评论一下这是好地，就过去了。但是一个农民即使在陌生的地方看见一片好庄稼，也会站住看得丢不开；他会从农作法和农作物的各方面去观赏它。罗道明发现村里长起这样美的庄稼，而这里头没有他的劳动，他开始觉察到似乎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开始感觉到羞耻，他开始红着脸参加了社里的劳动。

他变成和以前一样的“狠人”，是在秋收预分方案宣布以后。

夏天，他家减少了收入。那时他毫不惋惜，似乎认为减少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人问他，他说：

“唉！饿不起肚子就对了，这世事，还想怎样？”

但是秋收预分方案制定的时候，他密切注视着全组的情况。虽然他要求把他在秋收和秋播中的工分估计大些，他家的收入还是比去年增加了一点点，而别人家则增加得听起来吓人。秋收后，他的兄弟罗道清父子两人的那些工票票，就变成了粮食，没处放，要借他家的地方放。，这给他多大的刺激！我们邻居们谁都从他的表情和举动上看出，他又在发着狠心。这些天，不管我起得多么早，我出去就见他在院子里编稻草帘子，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颤巍巍地要掉下去的样子，又被他吸进鼻孔里去了。

罗义荣老头对我说，明年全组工分最多的将不再是罗道清家，因为他做活远不像他哥那么狠！



王 汶 石

Wáng wèn shí

寄语风陵渡

【作者简介】王汶石，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主要著作有《风雪之夜》、《黑风》、《战友》、《亦云集》及《王汶石散文选》等。

今日河东，明日河西，黄河上，常来常往，过往次数最多的莫过于风陵渡。风陵渡，南接陇海，北衔同蒲，是晋陕间交通枢纽，是以码头上，盐、碱、棉、炭山堆，东西旅客蜂拥，帆队扰攘，往来匆忙。船工们吆号之声，自晨至晚，锵锵然，不绝于耳。

水甚浅，河面甚阔，只中流一带之水，可扬帆流船，其余全仗船工们肩头的一支篙，背上的一根纤。